

藏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一之二

前[illegible]

九國分爭

藏書世紀卷一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愼靚王立愼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

別封於鞏是為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於𢄼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

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

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燕惠

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

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荊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名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

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

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

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𦵏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幷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焉及既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有此父宜有此女）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有此女定知有此父）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

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

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

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痴漢而小民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辭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

巳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巳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

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
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
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
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
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
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
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
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
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

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
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
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
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
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
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
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
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
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智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涤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

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為烈侯與韓魏其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

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巳曰君十六年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旣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名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

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屁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

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
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
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
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
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
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
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圍
邯鄲趙使穀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
趙能殺此二人則可穀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

毋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

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為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潄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

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内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
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先
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
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
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
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
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
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
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

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

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與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絶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

詐楚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

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

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
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
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陜
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
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
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
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
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

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死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大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劍，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

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可見斯是秦）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昔身）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

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

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
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
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
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
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illegible]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

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黄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畱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

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爲盜所驚乃登之
罘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
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
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
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
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
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

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
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
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
大是
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
各以治三字甚可賞
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
惡佞恐其亂義李斯
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
之謂矣
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
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

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
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
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卒自殞身滅族者安矣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
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
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
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
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
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
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
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

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盡得像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

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不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

津而病崩于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為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弒二世、立子嬰、降號為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志快然）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

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唱，宜多應者。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

志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

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巳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爲勝置守冢

三十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歟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

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illegible][illegible]也、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

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遂
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
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
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乃以八
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
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為長者東陽少年
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立
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
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

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與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正計)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天道好還)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是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大是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今秦
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
大不是
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
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
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
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勠力而攻秦
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
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
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

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

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
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
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
好殺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
二千古好漢
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
乃立章邯爲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
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

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會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illegible]

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

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

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
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
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
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
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
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
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為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
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巳自
何不自王而自塞之
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
好
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狥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
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
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
又二秦
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
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

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 漢王得劫五諸
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
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
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
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
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
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
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

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好○忠○信○）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好○得○力○人○）項王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臯項王已破走彭越（好漢）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臯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好○要○救○得○力○人）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數[illegible]
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
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
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
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
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皋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
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
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

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

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
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於此此天亡我（不相干）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
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
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
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眞好漢）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說天亦是天與以好漢不與以卸）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慧可如何）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大是英雄語）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
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
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踐爭相
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
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
人爲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爲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illegible]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

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橫大錯）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信亦大錯）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己而烹之走博陽齊王

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
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
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
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
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來人馬從者敢動
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
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

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

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年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

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
賫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
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
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
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呂公因目固留高
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
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呂公女卽呂后也
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

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

守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
至陳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
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
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
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
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

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

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名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
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十二月項羽帥
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
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
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
是天子氣又可擊
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
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

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下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此天也）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漢祖說天則可項王說天則不可）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左

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
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
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
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
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
皋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
平黃金四萬斤以間踈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
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
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誑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笑）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大是）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
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遂
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
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
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
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

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之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皋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皋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

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漢王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粮食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
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
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
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
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
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妙
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
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

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眞英雄語

眞英雄語

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

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
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
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
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
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
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
上破布軍于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
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
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

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項○王○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illegible] 感○泣○矣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

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 ○悲○意○定○矣○

等諸大臣啑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世襲

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

酋奇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即位七年起兵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

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留之乃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秋七月相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

年、呂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
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
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
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